

读客 公务员读史 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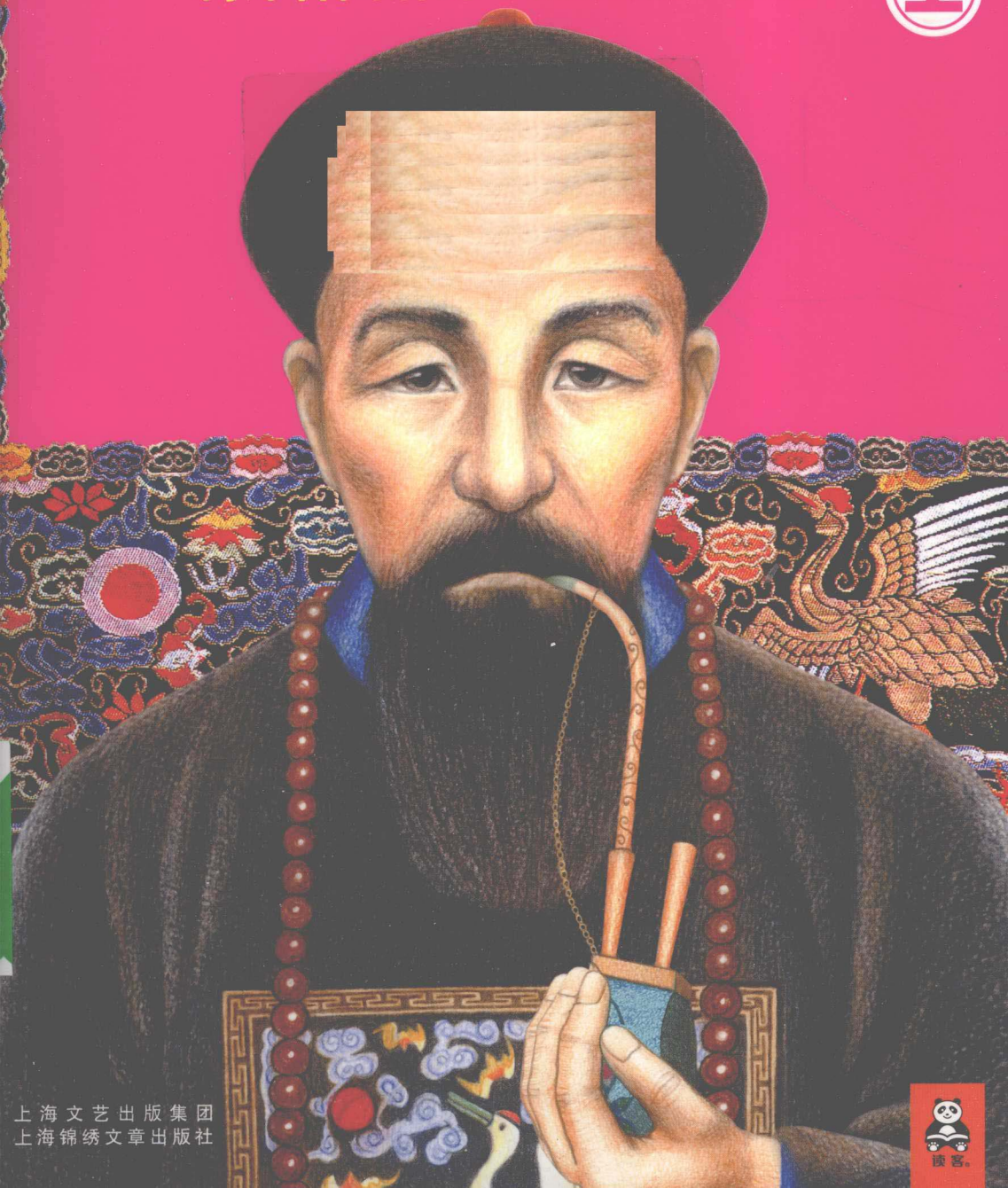
写了21年 心血力作

汪衍振 著

# 曾国藩发迹史

剥开曾国藩的“光屁股升官法”

上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曾国藩发迹史

剥开曾国藩的“光屁股升官法”



汪衍振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曾国藩发迹史·上 / 汪衍振著.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452-0674-6

I. ①曾… II. ①汪…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04536 号

---

责任编辑: 吴迪

特约编辑: 王楷威

版权提供: 读客图书

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书 名: 曾国藩发迹史·上

著 者: 汪衍振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 672 弄 33 号 ( 邮编 200040 )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小森印刷 ( 北京 ) 有限公司

开 本: 680mm X 990mm 1/16

印 张: 17.5

版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674-6

定 价: 2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1-3360831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录

## 第一章 曾国藩第一次见道光帝 /1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五月，大清帝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鸦片战争一触即发，国库亏空，民不聊生，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就在这时，在翰林院实习期满的曾国藩，已是囊中羞涩，正在忐忑不安的等待道光帝最终的面试。

## 第二章 一夜连升四级 /23

道光帝判定眼前的这个汉人不是在恭维他，是在讲肺腑之言，脸上难免生出一种豪气。他沉吟片刻，才道：“曾国藩哪，起来讲话吧。”见曾国藩爬起来，接着说道：“你认为要把四川治理好，应该从何处下手啊？”

## 第三章 出差途中顺手端掉贪官 /49

山东的事情无论处理到什么程度，曾国藩都算尽了自己的职责。他推测肃顺肯定知晓其中的内幕，但肃顺就是不露皇上的一点口风。

曾国藩心想：“难道皇上真的只是换掉一个巡抚、处斩一个县令，便把这天大的一桩案子给摆平了？”

## 第四章 干掉官场潜规则 /79

知府满脸通红道：“曾大人，你太小看本府了。学差千里迢迢入川典试，下官出些轿钱，还不该吗？”曾国藩把银子往案上一放，深施一礼道：“大人误会下官了！川中受灾，下官走一路，难受一路。这十两银子，能救二十条性命哪！”

## 第五章 曾国藩的送礼绝活 /104

曾国藩深知：送礼要送对方真正喜欢又难以得到的东西。当他将湘把竹扇送给恩师时，穆彰阿立时满脸喜色，拉着他的手，客气道：“这怎么敢当，这怎么敢当！”

## 第六章 道光帝赐封曾氏家族 /131

令欧阳玉英想不到的是，自己年纪轻轻，夫君就把三品的诰命给她挣了回来！曾国藩三十五岁，玉英才三十三岁。三十三岁而得三品诰命的，全湖南女子中，她是第一人。

## 第七章 得罪权贵又怎样 /160

曾国藩赶忙站住，深施一礼道：“下官见过赵大人，不知大人还有何吩咐？”

赵樾板着脸道：“你遗下的掌印缺，文大人暂让本官署理，你一会儿就同本官接交一下吧。”

## 第八章 曾国藩拒见家乡官员 /191

张县令道：“曾大人，您老到家，下官原该一步不落侍候在左右的，怎奈公务缠绕，一直不得脱身，下官特来向大人请罪。”

曾国藩道：“明府大人快不要这么说，家祖母大丧，已扰动官府，本官深以为歉……”

## 第九章 违纪高官越查越多 /218

曾国藩一愣，他没想到皇族近枝的人也要来这种地方，尤其像官文，世袭的军功，以侍卫晋身，是大可在府邸叫局取乐的，他怎么……再看席间的几人，却原来都认得。

官文几个正谈得高兴，猛抬头看见曾国藩走进来，官文慌忙把坐在腿上正大耍其娇的姑娘一推，站起来忙施礼，口里道：“曾大人来巡夜，老哥先向大人问安了。”

## 第十章 三十七岁官至二品 /245

当天晚上临睡之前，已经是二品大员的曾国藩在书房坐了整整一个时辰，认真回想自己的仕途之路和升官经历后，心中暗道：“从今以后，凡利之所在，当与人共分；凡名之所在，当与人共享。”

# 第一章

## 曾国藩第一次见道光帝



### 初见道光帝

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五月，大清帝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鸦片战争一触即发，国库亏空，民不聊生，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道光皇帝，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就在此时，在翰林院实习期满的曾国藩，已是囊中羞涩，正在忐忑不安地等待道光帝最终的面试。他的同事、翰林院庶吉士陈启迈、白殿壹、洪洋、刘向东，也是各怀心事。

翰林院主要负责编修国史，为皇帝讲解经史，以及草拟有关典礼的文件等。凡新科进士，中状元、榜眼、探花后，当时就可以授给官职，其余优秀之人则进入翰林院学习，名为庶吉士。曾国藩即为其中一员。

庶吉士虽非正式官员，却能享受七品官员的待遇，待三年学习期满后，经皇帝亲自面试，各人的去向也就一朝明朗，或留京为官，或被派到地方上任职。

翰林院庶吉士是真正的天子门生，但就是这些天子门生，学业结束前不打点好关节，也不能如期引见（接受皇上面试，相当于毕业考试）。按照规定，没有人带你去见皇上，你就只能窝在会馆里干耗时光。更让人郁闷的是，这期间不仅没有分文俸禄，你还需自己掏腰包解

决食宿问题，其苦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陈启迈与洪洋的家境相对殷实，两个人原本花钱就有些大手大脚，距离学业结束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就开始四处活动打点。今天请礼部堂官，明天请吏部郎中，连宫中一名在御膳房当差的太监，也懵懵懂懂地得过他俩的五十两银子：“一点小意思，不要嫌少啊！”

白殿壹和刘向东比不过陈、洪二位，但也在学业结束的头一天，每人给恩师穆彰阿送了二百两的礼金，求恩师跟礼、吏二部的人言语一声，尽量把引见的日程往前排。穆彰阿也乐于做顺水人情，笑呵呵地说：“你们放心吧！老夫心中有数。”

五个人当中，三十岁的曾国藩最没钱。

一则他出身农家，至今尚未还清进京赶考时借的银子。二来他平时木讷，不擅交际，百两以上的银子，钱庄和会馆都不肯借给他。何况庶吉士借钱，原本就是钱庄的大忌。当值的京官借贷尚要考察偿还能力，不拿俸禄的人借贷，又无大臣担保，钱庄是断断不冒此险的。尽管十两二十两的不在此例，却又办不成任何事情。

四处活动的陈启迈与洪洋很快便由内阁通知开具履历，次日午时引见，引见大臣为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吏部左侍郎敬爱。

引见当天，内廷就传出消息，陈启迈分发江西，洪洋分发广西，都是遇缺即补的候补知县。两个人回来后都是垂头丧气，银子没少花，结果却不理想，江西、广西皆为穷省，靠做官发财一途先就打了折扣。一个月后，白殿壹与刘向东，也由吏部侍郎敬爱指引，入宫陛见。

引见后，白殿壹被外放到湖北做候补知县遇缺即补，刘向东被指发湖南，也是候补知县，省份较江西、广西要好些。两个人好一顿欢喜，接连请吃了三天花酒才打点行装离京赴任。

没过几天，期满该过班引见的庶吉士只剩曾国藩。曾国藩尽管每天照常去翰林院值班，但心里却盼着吏部的引见通知，可等来等去，就是不见通知的踪迹。曾国藩心里清楚，这是没有送礼的结果。吏部不上报，皇上又日理万机，如何能知道还有一名该引见的庶吉士没有引见？吏部往后拖延引见的日子，说穿了，就是干耗庶吉士曾国藩的银子。

吏部轻轻一拖，六个月便悠悠地过去，曾国藩存在手里吃饭的银子已一文不剩。所幸会馆的账房总管没有催债，否则就很难堪。

这时曾国藩最大的消遣便是读史、写字，背大清律例。他看书的习惯是一本书没有看完，就不看其他书。每有心得体会便记录下来，他在读书笔记中写道：“读史可以参透世事兴衰的因缘，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掌握为官处世的精髓。”几天后，曾国藩收到刘向东的来信，信中说自己已拜会湖南抚院，近日会告假去湘乡，代他看望家人云云。

短短一封书信，看得曾国藩眼泪在眼眶打转，满嘴什么滋味都有。

四月十六日，吏部通知引见的文书终于下到翰林院。引见的时间是次日午后，引见大臣是礼部右侍郎扭喧、吏部右侍郎羸默绶。

看到吏部的文件，曾国藩一改往日愁容，兴冲冲回到会馆，引得茶房都生了好奇之心，忍不住追问：“翰林公今天眉开眼笑，莫不是有了什么大喜？”

“明日午后过班引见。”曾国藩微笑道。

“嗨！”茶房也跟着高兴起来，“这可是大喜事！小的可得通知伙房，晚饭给翰林公加个菜！”晚饭桌上，会馆果然免费给曾国藩加了个猪杂碎。曾国藩知道，这是会馆的老例，也就不客气，趁着好胃口，风卷残云般吃了个精光。

第二天午后，曾国藩跟在两部堂官的身后，小心翼翼地走进圆明园中的勤政殿。

道光帝已升座多时，两部侍郎进殿后先跪倒在地，曾国藩便也急忙跟着跪倒。吏部羸侍郎双手把曾国藩的履历呈了上去，太监总管曹进喜接过履历递给了道光帝。

依照惯例，道光帝先把曾国藩的履历看了看，然后随口说一句：“曾国藩，你抬起头来，朕有话问你。”这就是面考了。

曾国藩急忙抬起头来，心里却是怦怦大跳。道光帝向曾国藩望了一眼，第一印象就是这个人面相不雅，难成大器。

曾国藩虽眉清目秀，偏偏天生长了一对三角眼。道光帝对长三角眼的人素来反感，认为这种人非婪即狠，难成大器。道光帝印象中，好像历朝历代的反王们都长着三角眼。

“曾国藩，”道光帝忽然开口问道，“你给朕说说，做官的第一要义是什么？”



曾国藩略微思索后，小心地回答：“回皇上的话，学生以为，做官的第一要义无非是个‘廉’字。”

“嗯？”道光帝一怔，接着反问，“持平公允不重要吗？比方说你断官司，不持平不公允，怎么能服人哪？朕交办的事如何能办好啊？”

曾国藩低头道：“回皇上话，皇上教训的是。但学生以为，做官以不要钱为本，官员不廉无以持平，不廉更难谈公允。请皇上明鉴。”

道光帝想了想，又问：“曾国藩哪，你到地方上去做知县，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呀？”

曾国藩朗声道：“回皇上话，开民智与清诉讼，当是重中之重。”

“这倒新鲜！”道光帝笑了笑，用手指着曾国藩说：“放着钱粮不管倒要开民智，你给朕说说，如何要先开民智啊？”

曾国藩忙道：“皇上圣明。开民智是为了让百姓懂法守法。民智不开，百姓势必愚昧，地方上的治安断难良好。而钱谷都是有记载有数字的东西，早晚清理，效果应该一样。”

“照你所说，百姓知法才能守法。朕问你，乾隆朝和珅位至将相，参与制定了许多法令，可到头来他仍然犯法。这应该怎么解释呢？”

听了这话，曾国藩全身一抖，额头冒出冷汗，他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思索了一下道：“皇上圣明。犯官和珅知法但目中无法，眼里只有银子。官员不廉已是犯了王法，祸灭九族当是他咎由自取。从古到今，官员堕落贪字始！”

道光帝不再言语，提笔在曾国藩的履历上批了一行字，道：“下去候旨吧。”曾国藩忙叩头退出。

两部堂官跪着没敢动，他们在等圣谕下达。道光帝在曾国藩的履历上批的是：“面相不雅，答对却明白，能大用。”

曾国藩在殿外等了一刻钟，踌躇不安，两部堂官才退出殿来，面带喜色向曾国藩转达圣谕：“庶吉士曾国藩，即日起实授翰林院检讨。”

曾国藩愣住了，想不到自己三十岁时成了清朝的实缺从七品官员。



## 写诗引发关注

事后，曾国藩才从旁人的口里陆陆续续知道了一些陈启迈和白殿壹等人引见的内幕。

道光帝召见陈启迈和洪洋时问：“朕自登基，灾荒便接连不断，国库日渐亏虚，你们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呀？”

洪洋抢着回答：“回皇上话，学生已经想出办法了。”

道光帝一见洪洋说话响亮，毫不怯懦，心头登时一喜，笑道：“你大胆地讲吧。”

洪洋道：“谢皇上！皇上如放学生做了地方官，学生便增加漕粮地丁。如果现在的章法是亩收纹银一两，学生到任后，就亩收纹银三两或四两，直到皇上满意为止。”

道光帝听了这话，愣了许久，又转头对陈启迈说：“你讲讲吧。”

陈启迈马上答道：“回皇上话，皇上如果让学生去做地方官，学生先把境内应收的所有钱谷都让师爷们办理清楚，然后再考虑加税加捐。当然，学生要办的事情皇上如果不同意办，学生就不办。皇上怎么说，学生就怎么做！”

道光帝当时就在洪洋的履历上批道：“答话倒不怯场，一分明白，九分糊涂。”

道光帝给陈启迈的评价是：“讲话有些颠三倒四，人还算老实。”

于是，把洪洋分发去了不毛之地广西，把陈启迈分发到稍强些的江西。在这两个省份当官，谁也别想发财。

道光帝召见白殿壹和刘向东时是这样问的：“广西和广东这两个省朕让你们挑，你们想上哪个省啊？”

两个人一齐回答：“但凭皇上指派，学生无权挑选。”

道光帝提笔就在两个人的履历上分别写上了“人还实诚”四字。

引见结束，都分发了好省。

紫禁城的御花园是皇帝赏花的所在，围墙外游动的除了亲军便是护军，寻常百姓莫敢驻足。但那花香是随风游动的，尤其万紫千红的季节，整个京城都弥漫着香气。

康熙爷以前，花园里的建筑还不怎么多，也极少能见到皇帝驾临，常来这里逛的是嫔妃和阿哥们。如果皇帝要看花，则常由花房的太监早晚摘了新鲜的送过去。到乾隆爷的时候，这里的建筑开始多起来，最显眼的，当数前书房、南书房和后书房。

说是书房，其实并没有几本书，有的倒是大臣们匆匆的身影和侍立在门外太监们那木木的表情。乾隆爷晚年的公事，有三分之一是在这里办的。

这一年酷热难耐，道光帝住进了御花园的后书房。

在这三个书房当中，后书房是最凉爽的一个，几棵金柿树挡着前窗的阳光，后墙的通风口又比前书房大。当大学士们的居室里到处都摆满冰块时，后书房的道光帝则靠大蒲扇来消暑。当然，这是御前太监的职分，无需道光帝亲劳的。但这也足以显出道光帝的节俭。

道光帝幼时，即已对祖父乾隆爷爷的奢侈铺张心存疑虑，曾对自己的老师潘世恩说过“糜银过甚终究为祸”的话。到嘉庆时，国势果然日落千丈，多亏了拿下一个和珅，才不致让嘉庆帝饿着。那时道光帝就知道，轮到自己时，是绝不会有好日子过了，因为好日子都让乾隆爷爷和皇阿玛提前取了去。光耗银巨大的千叟宴，乾隆爷就摆了两次，此间在全国各地建的行宫、驿站、阁楼，更是无计其数；一部《四库全书》，既因抢救了中国传统文化而扬了美名，又因兴师动众浪费库银而让百姓心有余悸。

太阳彻底地沉下去了。随着霞光的消散，微风送来少许的凉意。街道上的人也开始多起来。人们都在悄悄地谈论广西流行痘瘟的事。御花园后书房里的道光帝，近几日最烦的也是这个。

痘瘟俗称天花，是中原大地的传统绝症。由晋而唐，由唐而宋元明清，几乎朝朝猖獗，百姓深受其害。后来，名医圣手发明了人痘接种法，人们才不再谈痘色变。但此种方法只限于达官贵人、上层阶级。到康熙朝，朝廷才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开始在全省大力推广人痘接种法，力求从根本上消灭痘瘟。

但民族成分复杂的广西百姓却偏偏不买朝廷的账，任你说破嘴，坚决不种痘。起始，康熙帝还以为是督抚诱导不力造成的结果，竟连撤了两任巡抚。但结果仍不理想，广西百姓照样信巫信神不种痘。从雍正以下，也只好听之任之；年年发放的痘苗，独广西可以不领，领也徒劳。

现在，广西终于大面积流行痘瘟了，且来势凶猛，大别于两湖；两湖上年爆发痘瘟是因水灾所致，而此次广西爆发痘瘟则是自然天成。

道光帝严令广西巡抚衙门派重兵守境，严防广西百姓四处乱窜。广西的邻省也是日夜巡逻，其总督、巡抚比广西巡抚还紧张，无不视痘如虎。

痘瘟加上周边的封锁，广西的巫医神汉愈发有了市场，劫匪路霸也开始结伙成会。

道光帝的晚膳，摆在了御花园后书房；随着漱口茶撤下去，四盘新鲜的水果便端上来。道光帝望一眼，轻轻地说了一句：“来块冰糖西瓜吧！”一个小太监麻利地退出去，眨眼间便捧上一盘西瓜。道光帝放下奏折，随手拿过一块西瓜，看了看，又心不在焉地放下了，目光重又回到案头的折子上。

这是广西巡抚衙门八百里快马送过来的折子，广西瘟情严重，盗匪横行，赈灾与剿匪，刻不容缓。众所周知，广西山多林密，地薄人稀，加之民族众多，历来是皇家治理的难角。派充过去的几任巡抚，无不去也匆匆归也匆匆，走马灯似的。频频换封疆，百姓烦，皇帝也烦。

这时一个身穿华服、步履稳健的老太监匆忙地走了进来，马蹄袖交叉一摆，双膝往案前一跪，低着头，双手把一张纸举过头顶道：“启禀皇上，这就是传遍京师的那首诗，奴才求内务府誊写了一份，请皇上过目。”

老太监姓曹名进喜，是大内总管，也是道光帝身边最得意的公公。御前当值的小太监赶忙把纸接过来。

道光帝道：“下去吧。”

“噫！”曹公公响亮地说了声，便慢慢地退出门外。

道光帝再次拿起广西的折子，看了许久才放下，接着又拿起笔，似乎要在这个折子上批点什么。

“唉！”道光帝长叹了一口气，又把笔放下，随手拿起的则是小太监刚放在案头的那张龙纹纸，轻轻吟起来：

男儿三十殊非小，今我过之讵是欢！  
龉龉挈瓶嗟器小，甜歌鼓缶已春阑。  
眼中云物知何兆，镜里心情只独看。  
饱食甘眠无用处，多惭名字侣鸛鸾。

——湘乡曾国藩

道光帝把诗放回案头，回手拿起一块西瓜吃起来。

夜风渐大，花草已有些许摩擦之声，眼望着一轮明月挂在当空，煞是凉爽。后书房里的道光帝，这时已微仰靠着椅子休息了。趁这当儿，御前当值的太监们赶忙把西瓜撤下去，又换上几盘新鲜的水果。

“这个曾国藩哪……”道光帝的嘴里忽然嘟囔了一句。

守候在旁边的太监们全都吓得一激灵。看看道光帝，他还是仍仰靠着，半睁着眼在沉思。太监们互相望了望，谁也没敢言语。



## 衣着寒酸的七品官员

京城的早晨是最好的时光。空气潮潮的湿湿的，猛吸一口，能让人从头凉到心底，这是晨露的作用；如果头天夜里雾，空气会更加清新，树枝上、地面上便满是已聚拢成团团蛋蛋的沙尘粒子。这是京城极特别的一道景观。鸟儿随着和风蹿上蹿下，喳喳地叫，欢闹得不行，仿佛这好光景是它们用嘴叫出来的。说也奇怪，等它们的叫声停了，当空挂着的必是毒辣的日头，一朵云儿也没有，赛过蒸笼。

道光帝的龙辇早早便停在了翰林院的大门口。今天，他忽然决定要抽查一下国史编纂的进展情况，完全是兴致所至，不用提前通报这是乾隆爷传下来的规矩，怕的是学者们偷懒儿。

道光帝出行一改老例，除了一名随侍的太监和四名贴身侍卫，便是八名轿夫。不仅庞大的仪仗没有，连开道官、龙伞也统统不用。道光帝

是大清国唯一的简行皇帝。

进到二门的时候，翰林院学者们忙碌的身影已清晰可见了，道光帝看到这些，几天来的烦闷霎时被赶得无影无踪。

随侍在左右的太监曹进喜，这个最会察言观色的老太监，发现皇上的眼角溢出了笑容，于是就抢前几步，不失时机地高喊一声：“皇上驾到……”

曹进喜的这声呼唤尾声拖得中气十足，一直拖到翰林院的掌院学士文庆出来跪迎才止住。随着文庆的抢将出来，正在忙碌的学者们都霎时停住不动。

一切礼毕，大小翰林们才各就各位。

三门是翰林院的见习房，有当年是科恩准庶吉士五人，由四名检讨（满汉各两名）和两名侍讲学士（满汉各一名）负责。庶吉士的课业也无非是学习编修国史、习字写诗，程朱理学自然也在其中。然后，便是跟着大人们学着办公事。

盛世修史，别的衙门可以破败，作为大清唯一的国史编纂机构的翰林院，却不能不庄严，因为这是国运昌隆的象征。庶吉士们穿戴整齐自不必说，保养得也都非常好，一根油光光的大辫子拖在脑后，个个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尽管一色调儿的镂花金座夏朝冠，五蟒四爪袍褂，绣有黄鹂的补服，却处处显示着天子门生的优裕，洋溢着皇恩的浩荡，对前程无不充满着信心，一派学仪天下、经纶满腹的样子。

道光帝在案前落座，侍读学士赵楫马上便把近期翰林院的选题捧上来，无非八股诗词几篇几首、圣人古训有几部要刻印，都用正楷字誊在龙纹纸上。翰林院的侍读、侍讲、修撰、编修及四名检讨齐刷刷分站两侧，大气也不敢出一口。

道光帝很随意地翻了翻眼前的日课，忽然随口问了一句：“曾国藩有什么新作没有啊？翰林院检讨已是极重要的差事了，怎么能说‘饱食甘眠无用处’啊？”

道光帝这一句不轻不重的问话一出口，在他本人没什么，但在学子听来不亚于晴天里起了霹雳。因为他们知道，湘乡曾国藩只是一个刚升授四个月零三天的翰林院从七品检讨！在那个年代，不要说从七品，就算四品以下的官员，又有哪个人皇上肯牢牢地往心里记呢？而道光帝现

在竟清清楚楚地叫出了“曾国藩”三个字！

中等身材着七品官服面相却不雅的曾国藩，从右侧的检讨行列里一步跨出，往案前一跪，朗声道：“微臣曾国藩给皇上请安！微臣有负圣恩，微臣请罪。”

“抬起头吧。”

“谢皇上赏恩！”

道光帝细细望下去，见案前跪着的曾国藩比引见时略微有些发胖，气色也较从前红润，只是那双三角眼，仍然让人怎么看都不舒服，如果不是有双浓眉遮在上面，简直没个人样儿。道光帝有些后悔把这个人留在京城。再看曾国藩的装束，七品补服虽然洗得干干净净，但在肘弯儿处，却明晃晃缀了对大补丁，和周围人比起来，不仅寒酸，简直就是故意出丑！道光帝的脑中突然出现乾隆年间，为能在皇上眼里博得节俭的美名声而刻意长年穿旧官服的江西巡抚的影子，那江西巡抚尽管极尽搜刮之能事，但怕事情败露，就一味地装穷弄酸，进京面圣也要穿成讨饭的一般，非要干乾隆帝口里穿出“廉洁”二字来不可，使得整个江西官场人人尚旧，惹得夷商大呼：“江西让丐帮占据啦！”

道光帝心存了那巡抚的影子，问话的语气难免就不顺了：“曾国藩哪，你的官服已经很旧了，怎么不换一件呢？翰林院不仅要学仪天下，还要威仪天下。你身为七品检讨，就是我大清的官员。你现在这个样子在翰林院出出进进，让天下人怎么看我大清国呀？诸位说，朕讲的对不对呀？”

“谢皇上圣谕！”侍讲学士及检讨们呼啦啦跪倒一片。

“曾国藩，你说呢？”道光帝不看别人，专问曾国藩。

曾国藩的额头已布满了汗珠，他极小心地答道：“皇上说的是。微臣对不起皇上的圣恩。但微臣以为，皇上升授微臣做翰林院检讨，无非是让微臣在专心编史著书的同时研究古今圣人治世治人之理，饱读圣贤之书，以备将来到地方上做一个清正廉洁、爱民如子、造福一方的好官员。如果抛弃学问操守而光靠仪表服饰来装点翰林院的门面，微臣那样做就有负皇上的天恩和大清国的期望了。何况微臣也不愿举债装扮自己而刻意讨好皇上。请皇上明察。”

听了曾国藩的话，道光帝微微怔了怔，接着又问道：“曾国藩，朕

来问你，你现在身为检讨，已从国库领取薪俸了。你的薪俸除掉日常开销不可能买不到一件新衣服吧？做人要笃实，不能取巧啊！”

曾国藩略一思忖，平静地回答：“谢皇上圣谕！微臣自引见得蒙皇上天恩实授检讨后，当日即从国库领到全年俸禄三十三两皇银。微臣因过班引见拖后半年，已欠会馆食宿银七十贯。微臣用庶吉士服改裁七品官服费银三十贯，做补服裤靴费银一两三贯。余下的银子除了交给会馆，又为祖上祠堂捐香火银二两，孝敬高堂祖父母六两，孝敬父母四两。学生把两个袖子上缝上大补丁，是想写字时减少摩擦，以此延长官服的寿命，这样就可以挤出些银钱为本人和湘乡的子侄购一些有用的书。微臣得蒙天恩在翰林院办差，万万不敢存有丝毫侥幸心理，更不敢在皇上面前取巧。请皇上明察。”

一席话，倒把道光帝说得高兴起来。他望了望曾国藩那双怎么看都别扭的三角眼，无可奈何地苦笑一声：“曾国藩哪，这件事就过去了。朕来问你，‘饱食甘眠无用处’是怎么回事啊？”

曾国藩边叩头边沉稳地回道：“回皇上的话，微臣有负圣恩，望皇上恕罪。”

道光帝长叹一口气：“咳！朕自登基以来，无一日不苦心积虑想恢复我大清康乾盛世。朕唯望尔等用心读书、办事，君臣同心同力维系国运。尔等再不要空发议论了。都起来吧，朕也累了，该回宫了。”

“恭送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翰林院里老少翰林们的激昂声音传出很远。曾国藩站起身时才发现，汗水已经把衣服湿透了。





## 拒绝送礼

曾国藩，乳名宽一，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生于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十月十一日亥时。老家是湖南湘乡荷叶塘都，世代务农，到他祖父曾星冈时略有薄产；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出生时，曾家已能雇起两个长工了。

曾麟书三岁的时候，家中遭了一场大变故，因宅基地和湘乡的一位大乡绅闹了场官司。因曾星冈不识字，又没有如数递上润笔费，让一位代写诉状的老秀才给捉弄了一把，有理的事硬让他的生花妙笔给写成了无理。星冈公到了县衙才知道被人耍了，因诉状不占理，曾星冈自然败诉。大乡绅还当着曾星冈的面儿奚落他：“在湘乡还有敢跟本老爷斗的人？我的两个儿子可都是秀才哟，哪个不知道？秀才，那可是一两银子一两银子垒出来的哟。连秀才都供不起就想打官司？哼，真昏了头了吧！”

这一番夹枪带棒的话，把原本活蹦乱跳的曾星冈一下子气病在床上，半年才下地。

这场失败的官司，耗去了曾家五十多两银子，加上被霸占去的宅基地，统共拢起来，恐怕得二百两开外。二百两银子对曾家可不是个小数目。曾家元气大伤，不久便辞退了一名长工。

两年后，曾星冈力排众议，把最后一名长工也辞掉，然后求人在长沙雇了名六十岁的老秀才，专教已到入学年龄的长子曾麟书习字。不为别的，只为争口气。自此以后，曾家自然也有了“子曰诗云”的琅琅读书声。只可惜曾麟书天生愚笨，那八股文字怎么也写不到花团锦簇，到了娶妻生子，仍然是名童生；等到曾国藩兄弟几个出世直到入学年龄，曾麟书还不见有一丝的出息。

曾星冈就知道，指望儿子振兴家族是不可能的了，就把主要精力花在几个孙辈身上。专辟了一个书馆，美其名曰“锡麒斋”，又花高价从长沙聘了私塾老手陈雁门，一名六十二岁的老秀才，手底下出息过两个举人门生。曾星冈一心巴望能从孙辈中出息个人来，而对儿子麟书，则